「古寶積經」之研究

中國文化學院　鍾素敏

一、緒論：

寶積經，在中國佛教界被稱爲五大部之一，由此可知其在中國佛教界之崇高地位，故於此來介紹它，研究它，意義匪淺。

「寶積經」有古寶積經和大寶積經之分，而我所欲研討者乃「古典」之寶積經，而非「現在」之寶積經；「現在」之寶積經範圍廣大，爲集四十九部相異之經典而成。「古典」之寶積經爲大寶積經之第四十三會，第一百十二卷，即普明菩薩會，此方是原始之寶積經。上所言之「現在」。寶積經，即大寶積經。故古寶積經乃附屬於大寶積經內，而爲大寶積經中之一部份。大寶積經因係集合四十九部互異之經典編集而成，故其相互之間，性質互異，既無一貫之論題，亦無先後的一定次序。由此可知古寶積經雖附於大寶積經內，却是特立的，自成一體系的。

古寶積經，屬原始的；大寶積經，屬現在的，故於時間上言，前者較長，後者較短（前者爲秦失譯，後者爲唐時編譯完成），經名既稱「寶積」，顧名思義：當然爲集多種寶貴佛理之經典。寶乃「譬喻」之形容字，於宋譯爲「正法」，妙法也；正法，乃佛所證，依此而覺悟者。妙法，如來之自證化他，即爲最清靜之妙法，如白蓮是。惟有信解正法，隨順正法，通達正法，方能轉迷啓悟，超凡入聖，故正法爲本來如此。由實踐進入體悟言，其過程乃是希有，珍貴的妙用，故名曰「寶」。「積」，爲多種寶經之總集，取其「多種」及「總集」以成義。「經」，即經典。約而言之，「寶積經」乃法寶總集之經典。

「寶積經」之譯名，古有以人立名者，如：「大迦葉品」，「普明菩薩會」；以法喻者，如：「大寶積經」，「寶頂經」，「摩訶衍寶嚴經」，「佛遺日摩尼寶經」；或以人法喻者，如：「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」。其中多數皆以「寶積」爲名，可見經題實以「寶積」二字爲最適宜。再，以「佛法猶如積聚珠寶而成的大寶山」之譬喻言，經題更以「寶積經」名之爲最妥。

「寶積經」（古寶積經）內到底積聚了那些珠寶呢？本經之主旨乃在於宣說大乘行，而着重於：由加行位至通達位。茲歸納之，略可分爲：聞慧、修慧、現證慧三階段以言：

二、聞慧：

「佛法如大海，非信莫能入」，故我們於聞慧之先，須深信佛理，「信爲道源功德母，長養一切諸善

根」，欲研究佛理，必須於信田之開墾下，方能生長而壯大，於研修時，更須躬行實踐，方能悟證眞理。於「所未聞經」，應「聞便信受，如所說行」，且須「依止於法」，而「不依言說」，卽須安住信力，雖於諸法心不通達，亦應「自心淸淨」，方「能悉受持」，在未摒棄塵世利欲之前，對佛經當感晦澀無味，然自發心研讀者言之，則爲無比之快樂，讀者須尊重佛法，恭敬法師。對所聞之法，應以淸靜之心，廣爲人說，而不求一切名聞利養；因佛法爲智慧之根，多聞一句，便多種一點智慧之因芽，故須勤求不懈，以求智慧之增長不息；「聞慧」，乃以語言文字而引達；恭敬法師，以爲語言之聞慧；尊重佛法，以爲文字之聞慧；親近善知識，多聞正法，思惟薰習，無疑惑處，亦不以驕傲怠慢之心，讀誦經典，隨順師教，時而請益，依教而作，自能生大智慧；法師爲灌溉智慧之園丁，對學人之啓發，助益甚大，如輕視法師，則無從見聞正法而受法益。且智慧如眼，可以照見事理，如驕慢自高，卽閉塞其聞慧之機緣。尤須廣結善緣，將所聞得之佛法，以淸靜心，發揚廣大之，俾可流傳萬世而不朽；不輕賤一切衆生，以平等心而修習忍辱，於破戒人生大悲心，以淸靜心而行法施；似此，廣大心海，人聞我聞，我聞人聞，佛法卽可永垂天壤。

三、修慧：

「修慧」專依義理而修習，不在語文名相上做活計。但修慧貴在「知」，能知則易行。解行相應，方能於日積月累之修學中，完成超拔之勝解。修慧貴在「一念」，必須專心一境，不能散亂，須先「學定」，而後可以「攝心」，猶如水之必有溝道可通，一旦大雨來臨，方不致泛濫成災。初學研佛法，思想往往四處奔放，唯有一心念佛，方能漸入定境，此猶如我們之研習課業，須先安定身心，方能收效。

修慧旨在救護一切衆生。佛陀之所以成爲佛陀，不僅在於其大覺而已，此外，另有佛陀之身心行爲所表現之斷德與恩德，前者指已身品格之修養，如蓮花之「一塵不染」，將一切貪嗔癡等煩惱心行，盡皆斷滅，後者乃指對人態度之修養，須慈悲爲懷，無若不拔。平時務必不失正念，行於正道，攝諸善根，平等心行，勿恃多聞，應住實行，善淨持戒。所謂不失正念：卽不失去菩提心。如何能不失去？㈠不欺誑師長，恭敬經法。㈡不使人無端起疑惑或懊悔。㈢於研求佛法者，不訶罵誹謗。㈣不以諂媚歪曲之心與人共事。卽做到「誠敬」二字。所謂行於正道！卽正直的做法。如何行之？卽以平等心教化一切衆生，使其均接受佛慧之沐浴，同時令其均安於正直之行爲，無有「偏私」，捨離諂曲之心而代之以實心。所謂攝諸善根：諸衆生中，行布施，愛語、利行，同事之四攝法時，使彼等均受益而不求報。對於善根衆生，導之敬信佛法。何謂平等心行？卽在行、住、坐、臥、語、默

、動、靜時，俱無我見，對人亦無分別。不論他人是否親你或怨你，或既不怨也不親者，待彼之心均應平等，於一切衆生，均應親厚到底，普行大悲。所謂勿恃多聞，應注實行，此亦爲修慧之要件，「知行合一」爲成就一切事理之關鍵，若只恃多聞而不能付諸實行，即「言行不一」則徒有所聞，或「知其言而苦於身未能行」，雖多誦經文，却不能止其貪嗔痴，終不能斷除煩惱。故注重實行，使「名符其實」，爲修慧所不可或缺。所謂善淨持戒：此戒有三：㈠律儀戒。㈡定共戒。㈢道共戒。佛法不離世間，欲使自他和樂，則非戒不可，戒行乃基於慈悲之同情，戒如足，慧如目，故本經中特重「戒慧」二字。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……」，故唯有持戒方能清靜。律儀戒爲如來律行之本意，須從受戒所得之別解脫戒方能攝律儀戒。而得定戒者，心離慾界煩惱，亦不會犯戒，則爲定共戒。道共戒即爲無漏勝戒。善淨持戒者，無煩惱繫縛，自他兩利，故爲興出世法之基本行持。

四、現證慧。

「依因所修慧，能得於淨智」。現證慧乃由修慧而得，證是證悟，證得之義，爲行之結果。佛學之行，乃在證悟眞理，以得成佛果爲目的。行必求證，證當求圓，果圓功竟，到此則止。故現證慧以「行」爲要。

「眞實觀故，生聖智慧，聖智生已，還燒實觀」，此爲觀一切法無自性空。欲研實積經，須時時修習正觀諸法，正觀即中觀，察諸法之究竟，無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之觀念。見不到我，或我有關之一切，即爲無我之我空觀，如見到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非常恆的，也非有變化實性，因色爲物質，受乃情緒，想爲表象，行爲意志，識乃了別，皆無實性，所以說即空。又如：見到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是變的，但也非有變的；於此變，不變之中間，既無色（物質），無形（形相），無明（辨別）無知（了知），以空平等觀察之，無變與不變的自性，似此於我與無我二邊之中間無物質、形狀，不明瞭、無知故亦是空的。心亦如是，於有實無實二者之中，如無心之識知，也無心之種種作用，則心豈非有實亦非無實嗎？其他非善不善，乃至非垢不垢，非有無等，皆由修慧而至現證慧所悟出的。其不能悟出者，乃在於一念之間，此「一念之間」異常重要，聖人與禽獸，智慧與愚痴，明與無明之分即在於此，皆爲因緣所生，其本性均空，以其無實性之存在，故現象繁異，猶如花開百色，然於強烈之日光照射下，皆爲一種影色，此即空之本性均是平等，唯只現象之不同罷了。人之所以有苦惱，乃由於名色（名爲精神作用，色爲物質），而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入（感覺機構），因六入而有觸（由接觸環境而起之種種感覺），因觸而有受（苦樂之感情）因受而有愛（貪愛和慾望），因愛而有取（

（下文轉第17頁）

我們所以有生死，乃是妄心相續，對一切現象生法執我執，心逐境，境牽心，輪迴不已的結果，如收攝此心，不貪五欲，不戀五塵之境，則靈台爽耀，不昏沉、不散亂，自能在日常生活上，表現出「容止若思，言詞若定」的好修養，進而慾流不濫，氣質深沉，應事裕如，終於解脫生死，得大自在。

㈢慧以照理　有戒有定，則需修慧以觀察一切事項的究竟，證得「實無相」的道理，預見事態的發展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則世上的得失毀譽不斤斤計較，由此可把偏狹的人生，擴展到與宇宙同體，從色身生活中解脫，生命得以昇華，不再受苦，且有餘力造福人羣了。

以上三事，與儒家大學上的修養功夫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所謂知止就是戒學。定靜安的要旨，就是定學，慮得二事，也就是慧學，古聖所見相同，能說是巧合嗎？

四、結論

綜合說來，西方學者認爲慾望被壓制將會潛入下意識，而主張讓人「主觀上滿足自己的生活」，可是我們看佛陀所主張的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，表面看起來好像「制慾」，其實它是要我們改變原可以引起欲望媒介的認知意義，使它不產生欲望，從「轉迷成悟」一截破無明，永脫煩惱的根源，這種由內而外治本的方法，是何等積極，何等高明，又豈是目前的膚淺科學，所能企及於萬一呢！

（文接20頁）

追求取得之意志作用）因取而有有（現世所作種種之業），因有而有生，因生而有老死和憂傷苦惱，此重重之緣起，構成了人一生苦惱之死結，如能將上述之種種看透，而認其有無並無分別，即證得涅槃之無碍自在，涅槃意爲寂滅，看透人生，不爲名利所縛是爲空，而此空非因無我之故而爲空，其自己本來即是空，先前是空，往後是空，其前後中間之當時亦是空，故當依其原本之空而觀悟以得證，此爲現證慧。

五、結論：

總之，古寶積經是一部頗富思想，哲理之書籍，經內如來對弟子之言教，更是我們日常處世、待人，修身之至理名言。對於人性之啓發昭示，更所在皆是，如能依法實行，終身必獲益無窮，實爲今日青年之最佳讀物。不過佛學重在實踐，知就要行，「知行合一」方不致有「身入寶山，空手而歸」之歎！